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續濟公傳
第二二四回 灑黃泥女婢嚇男傭 換臥榻家奴淫主婦

話說悟真住在碧梧仙館，心中好生疑惑，又訪不著鐵珊的案情究竟怎樣，看那金御史的路景亦頗不惡，委實自到此地供給得是周備不過。但是一舉一動，都離不得有人跟著，不曉得是禍是福。到了晚間，又是一桌上品的素齋，悟真這時雖然享福不過，心下到底有那真心事，約略吃了一些。家人們收拾過後，便支預對著燈，在那裡癡想。不料一個人連說話的都沒有，悶沉沉的就打起盹來。正在極酣的時候，忽覺到有個人把他推了一推，悟真猛然驚醒，抬頭一看，不想大吃一嚇，說道：「你你你你，你來做什麼的？」看官，你道悟真嚇得抖抖的這樣，是看見一個甚麼東西？原來不是別個，是九姨面前的一個心腹使女，名叫麼鳳，方才一□六歲。這日九姨在假山石旁遇見悟真之後，直即想入了魔。心中想道：前日遇著的那個和尚，我覺到比我家這個不濟事的兜下殼有天壤之別了，那知今日這個和尚才真個一表非凡，年紀又輕，性情又好，我若把他放過，真個枉生人世！就此如癡如醉的，到了晚膳過後，先著了一個娘姨查點這和尚住在碧梧仙館，又著了人去打聽金御史晚間宿息在什麼地方。但金御史自從見過鐵珊的事，心裡究竟有些不甚適意九姨，從此遂不進房。這時那打聽的人回說道：「我才走那知退齋面前經過，恰巧老爺已寬衣就寢，但聽見吩咐榮二爺道：那和尚的干係全在你身上。我聽了這兩句，當下就走了回來。奶奶想一想，恐怕多著金榮在那邊，倒有些不甚好弄呢。」

九姨見說，想了一想道：「小榮子那不要緊，最怕遇著義二爺，那便是死證了。」說著便從箱子裡取出了□兩重一錠紋銀，叫過麼鳳來道：「這件事非你不可。一者你同小榮子還談得來，二者這些事非你沒得妥當。但有一層……」說到此處，九姨臉紅了一紅，忽縮住嘴道：「你去罷。這□兩銀子，就說我賞了小榮子的。」么鳳這丫頭本來生性伶俐，算是個紅娘的後身。他見九姨末尾有句話，欲語不語的，心中暗罵道：好一個不知進退的醋罈子！讓我來且拿他要一耍。想罷，將那銀子向桌上「嘍」的一擲，說道：「奶奶，這些事你奶奶從今以後不必用么鳳，么鳳自己曉得不是一個好人，不要弄得花花朵朵的，么鳳受了冤枉，你奶奶氣壞了肚皮，叫做兩不討好。么鳳的意見，你奶奶還是尋一個老實的去走一趟罷。」九姨聽他這奸言巧語，不覺無明火起，恨不得拿過皮鞭來鞭他一頓，才得稱心。忽又想道：這脾氣使不得，究竟這件事非他不可，不要弄了反著毛。只得把氣向下捺了一捺，說道：「瘋丫頭，慣會犯嘴。奶奶把過幾回冤枉氣你受過的？你好好的去，此回我斷不疑三惑四的是了。」么鳳道：「你如再說冤枉話呢？」九姨笑罵道：「賤人，難道奶奶還發個誓你聽聽不成？」隨即拿了銀包，捱在麼鳳手裡，逐驅他走。

么鳳接過銀包，走到外面，恰好當中的月色，把那園中照得灼亮的。么鳳一人慢慢的穿過了幾處花徑，繞過了多少迴廊，到了碧梧仙館。才進了那月宮門，只見那門技旁擺了一張方桌，上面點了一張風燈。金榮坐在那桌子橫頭，手上抓了一本小說書，瞅著一雙眼睛，就著燈光在那裡看。麼鳳進來，他一些都不曉得。么鳳好生發笑，便加倍的躡住足跟，跑到金榮背後，就地抓了一把沙灰，沙沙的灑起手來，向他看的那本書上灑去。恰巧一陣風經過，吹迷了金榮的眼睛。金榮那裡曉得么鳳同他取鬧，暗道：不好，多分那和尚的冤魂找得來了！當下把書丟下，雙手探著眼睛，嘴裡禱祝道：「和尚，你老人家雖死，諒情也死在明處。我金榮三番五次叫你逃走，你全然不肯聽話。究竟是那個下的毒手，你去問那個索命，不要在這裡同我金榮鬧事。我金榮膽量是再小不過，經不住被嚇。如果你少著錢用，我明日買塊錫箔燒一燒你是了！」金榮一面揉著眼睛，一面嘴裡禱告。麼鳳雖聽不出實在，曉得他是怕鬼。暗道：我索性作個怪，把他嚇嚇。就在這揉眼的時候，么鳳又輕手輕腳，將他一本小說書抓來，向他背後一躲。及至金榮把眼睛裡的沙灰揉盡，睜眼一看，卻又不見了面前的那本小書。嘴裡嘆道：「這即是真見鬼了，怎麼連看的書多不見嗎？」心中想道：莫要被那陣風刮下地去。隨即掉頭向地下去看，么鳳閃躲不及，金榮呵呵笑道：「我道是一個什麼鬼，原來還是你這個活鬼。」就此一把將么鳳抱了，橫擺在腿上坐下，道：「你既做鬼，我就來弄鬼。」么鳳道：「這是萬萬使不得的。你且放我起來，候著把公事辦妥了，你的銀子也尋到腰了，那便聽你怎樣！」

金榮聽說有銀子尋這一句話，連忙把么鳳放起，問道：「什麼公事？」么鳳見問，把一包銀子擲了桌上，低低的道：「這是九姨賞你的。你是一個聰明人，且猜一猜看，該派是一件什麼公事是了。」金榮見說，心下早經明白，便將嘴向窗裡歪了一歪，說道：「可是他嗎？」么鳳朝窗裡一看，但見那燈光之下，照出一個光頭的影子，向面前一送一送的。麼鳳曉得已被他清著，點一點頭道：「一些不舛。」金榮道：「你該得怎樣，你進裡是了。但有一層，你不許同他黏搭，那我是要吃醋的。」麼鳳呸了一口，便望裡走。卻見悟真正然坐在那裡打瞌，么鳳走近身旁，低低的喚道：「師父醒來，師父醒來！」悟真被他喊醒，把眼一睜，見是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，嚇得那心裡就如同小鹿兒亂撞一般，嘴裡抖抖的問他來做甚事？忙把雙目緊閉，拿住自家的心神，不得讓他稍起妄念。但聽那麼鳳嬌聲憤氣的道：「師父，你莫要問甚事，我家奶奶因師父一人在這裡悶氣得很，特為叫我來請你去談談耍耍呢。」悟真道：「你去上覆你家奶奶，就說和尚說的，奶奶這片美意感激的很。但是男女有別，出家人格外要守清規，不應夜晚更深胡行亂走的。你姐兒也要自避嫌疑，此地瓜田李下，不便久留在此，還要請你趁早出去的好。你如在此流連，和尚只好出外讓你了。」說罷雙手合了掌，那嘴裡反轉般若般羅念了不住。任從么鳳在旁邊怎樣說法，他便同死的一般。么鳳無法可想，受了一個小小的沒趣，嘴裡喊了無數的吉利，一溜煙的跑出去了。金榮迎著道：「如何？」么鳳搖一搖頭道：「是個死性子，就便上了手，也沒什麼趣味。」這時金榮已站了自家住房門口，順手便扯住么鳳的手道：「他們沒成功，我們且進去成功成功，也不關事。」么鳳怕他糾纏，謊他道：「你且先領路也好。」金榮不知么鳳有心誑他，岔步走進了房，么鳳喊了一聲：「少陪！」飛奔的往外去了。

不言么鳳見了九姨怎樣，且說那悟真自么鳳走後，曉得夜間不大太平；他心裡不但愁那些私情，還愁金仁鼎有心設計來將他陷害，心中越想越怕。這時金榮剛剛走來問道：「悟老爺，迎面這鋪設夜間可還怕涼，那些門窗可還要閉起來嗎？」悟真見問，以為逗著機關，不覺滿心大喜，便說道：「榮二爺，僧人為此事躊躇得很。我因這館中很曠的，有些睡不慣。我看你住宿的那間房裡倒還緊密，我想同你調換個宿歇的地方，不知可肯嗎？」金榮見說，已曉得他是專為么鳳來的這一件事，初時恐怕他睡在前房，假若夜分逃走，我的衣食飯碗不怕打翻了嗎？忽又想道：九姨這奶奶手下富足不過，假若舛中舛，事件竟成了功，大約也不愁沒有飯吃。主意想定，便向悟真道：「不嫌蝸居，只管請了去。我們換鋪安息是了。」兩人計議已定，便將悟真送進小房安歇。金榮自然是住在碧梧仙館正屋裡面，這也不須交代的了。

單言么鳳謊了金榮，脫身走回，到了裡面，口也不開，悶沉沉的向下一坐。九姨這時卻在房裡，聽他走來，便將他喊進裡面。么鳳歎了一口氣，便將悟真怎樣閉目，怎樣回絕的話說了一遍。旁邊有一個娘姨道：「我倒不信，世間有這樣的人！」九姨口也不開，走到窗前取了一枝燭火，順手就拖了那娘姨走到么鳳面前，照了一照道：「你們看他這臉上情形，不是我奶奶慣說冤枉話，那可不是又被他舞著弊嗎？」這娘姨本來同麼鳳有些不大和睦，順口也敲作勁道：「本來卻難怪你奶奶疑惑，去的辰光卻不早了。」說著又暗暗手對著九姨做了一個勢子。九姨格外火冒，拿了一根皮鞭，走到么鳳面前，又潑索索的淌下淚來道：「賤人！你屢屢的走我的後，我奶奶這個討漢，那裡是說不出來的啞子嗎？」說著便惡狠狠拿起皮鞭子就要抽去。娘姨連忙上前奪住道：「奶奶不要作氣。且派他同你奶奶一道再去，是否屬實，那就自然明白了。」九姨想一想道：「這話倒也有理。」隨即便向麼鳳道：「賤人，且領我走，再有差忒，兩罪俱罰！」麼風沒法，只得領了九姨，再到碧梧仙館。

這時外面月色已經西斜，兼之又起了大風，那萬秋園裡委實磷火爍爍，怪木怒號。可歎這兩個女子要算色膽如天，恰然毫不懼怯。曲曲折折，手攬手的到了碧梧仙館。么鳳上前，便將那月宮門一推，恰好並未門搭，九姨暗暗歡喜。走至裡面，雖然熄了燈火，所好那西下的月光照在那窗櫺上，看見那竹門不過虛掩了半扇。九姨這人本是個偷漢的老手，心中暗罵道：這個賤人，幾乎誤了你奶奶的大事。這樣開門等候的路景，還有個不成功的嗎？當下便著么鳳站在外面，自己走進門裡一看，見下手朝東櫃旁邊，掛

了一頂碧紗的蚊帳，帳外堆了一些衣裳。究竟是否可是和尚的，因借那窗榻裡一點月光又被書房擋住，怎能看得清楚。九姨這時把日間那和尚的品貌想了一想，委實心猿意馬，支持不住。又怕爬上牀上，竟或那和尚果真是一個不染紅塵，被他拒絕回頭，那便怎樣是好？想了一想，不覺計上心頭。暗道：男子能穀強姦女子，女子那裡就不能強姦男子？主意已定。所好這時天氣已暖，便在帳外坐了一張椅子上，將週身衣服脫了一個寸絲不掛，輕手輕腳跨上牀去。正是頓使歡心翻膽怯，忽教情種變疑團。畢竟九姨查出金榮冒充和尚，究竟怎樣說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